

书远堂

六年记

沈飞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沈飞龙 著

書
遠
堂
六
筆
記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远堂六年记/沈飞龙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321-3610-0

I. 书…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9340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周志武

插图: 戴敦邦

扉页题字: 陈佩秋

书远堂六年记

沈飞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306,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10-0/I 2759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谨以此篇献给年轻的朋友和不老的历史。

目录

引上正文/2	鼎乾好公/120
搬到老宅/7	推车事件/127
北堡镇街/13	开始学画/132
德英娘俩/18	一门三杰/138
自拜老师/24	修公堂屋/143
上海之行/27	喜得家藏/148
言而有信/34	学习篆刻/152
舍己救人/40	遭受委屈/158
荣誉双刃/45	大义凛然/162
泼妇闹宅/50	培养个性/166
缅怀英雄/53	显山露水/171
齐心合力/56	乐后生悲/176
社会复杂/61	进入市队/181
祖先功德/66	勿做软瓜/186
露天电影/70	学吹笛子/190
迎接春节/75	丢下包袱/195
大年初一/81	雪地救人/201
食堂吃饭/85	看望老师/206
一块豆饼/89	春心骚动/209
患难夫妻/94	学习雷锋/213
好人老汤/100	蔡萍游街/218
捉拿老贼/104	以命索命/223
开动脑筋/109	投稿参展/231
拾玉米去/113	度日如年/237

德芳落榜/241
文奇离婚/248
各行其道/255
一炮打响/261
美英再婚/266
扫地出门/273
随心顺意/279
父女夜谈/285
鼎贞丧事/290
筹备个展/298
生活所逼/303

德芳猝死/311
文奇发痴/318
德彰扬名/322
德彪修车/326
知恩图报/330
大破四旧/334
保护国宝/340
漏屋遭雨/349
潜心本分/355

后记/359

巨龙长江跃入东海时张着大口吐着长舌，龙口老早叫廖角嘴，龙舌一直叫崇明岛。崇明岛自从唐朝武德元年到今天已经1391年了，她朝东南日长夜大，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河口沙洲。她的下半沙有条堡镇港河，从南出北毛八里后分出一脉，朝东七百米样子一路拐南与大通河会合，一路出北经堡兴桥、虹渡桥、石家桥、木行桥、倪龙岗桥折西重入堡镇港河。堡兴桥到倪龙岗桥这一段老早叫堡镇河，河西就是民国以前崇明四大名镇之一的老堡镇。

民国八年后老堡镇南面靠六里样子开办了当时名列全国十九、廿一名的大通、富安两家纱厂，又开办了轮船公司、汽车公司、发电厂、洋学堂、邮电局、银行等新兴行业，形成了一个新的集镇，大家便叫她南堡镇，老堡镇则改称北堡镇。

廿一世纪后北堡镇没落成一条老人街，头青眼亮的都住到南堡镇公寓楼去了，晓得北堡镇的人越来越少，这篇小说很可能是我为她唱的唯一而最后的歌。

书里的地名全部真实，故事人物则完全虚构，敬请不要对号入座。

引上正文

20 世纪 50 年代,北堡镇的交通已属便当。一条石子马路在石井栏出东经小漾桥、彷徨镇、米行镇、向化镇、汲浜镇到崇明东头的陈家镇;朝南仁四里过大通河桥,向西经高石桥、白祠堂、东兴镇、新开河、侯家镇、桥镇到县城;朝南经南堡镇到堡镇码头。水路由老堡镇河进堡镇港河,朝南出闸可直达上海、南京、重庆等所有的长江水系码头。

便当的交通离不开人杰。北堡镇到码头的马路是富安纱厂老板在 30 年代修的,同时造了“堡兴”、“虹渡”两座水门汀桥,两部卡车能并肩开过。而堡镇河则是明朝成化年间当江西、福建、浙江三省经略的镇上书远堂祖先笠渔公出银子开的。

书远堂是崇明的名宅,不但庭院深深大而气魄,出的官也多而显赫,朝朝代代既(没)脱断过。看官从马路朝西过木行桥、小菜场,朝南不远就是她的墙门了。这墙门看上去并不起眼,可里面的客厅茶厅书房大厅和五进四场心的双胞胎宅绝对让你大开眼界!本书的男主角张德彰就住在南宅上的后包堂里。

张德彰靠十个月时瘦得皮包骨头蔫头耷脑,天天坐在竹坐车里两眼定挂挂地朝外面巴望。大家不知道他巴望什么,却都奇怪他瘦,奶娘的奶泡大碗一样,怎么就吃不胖他呢?

德彰的阿爹张文远是南堡镇电厂的工程师,姆妈孙梅是电厂的统计师,平常住在厂里厢,礼拜天才回转来。由于厂里生产吃紧加上奶娘奶水充足可以放心,他们快一个月没回来了。

德彰的眼窝越陷越深,目光越来越暗,整日小夜都在饥饿之中。爷娘(父母)怎么还不转来呢?一转来就吃得饱了!

爷娘终于回转来了!孙梅抱着面黄肌瘦的长头毛儿子,喷着眼泪冲奶娘问:“小囡(小孩)为啥(为什么)瘦成咯(这)样?”

“会勿会生哈毛病?”

“为哈勿早点抱来告诉? 性命关天都勿晓得吗?”

夫妻俩抱了德彰磕跌卜跌地赶到医院,医生查下来说是吃不饱饿的,边说把奶瓶塞进德彰的嘴里。看着儿子捧牢奶瓶“咕咕”直吮的饿极相,夫妻俩不禁疑团满腹。回转一阵细细盘问,奶娘躲闪不过只好如实告诉,静怡太太看吾奶水多,便叫天天早晨挣(挤)一茶盅治伊胃病,五块洋钿(钱)一个月。孙梅听得“啪”地扇去个耳光骂:“贪财乌龟饿煞(死)小囡叫你偿命!”骂毕拖了奶娘来到婆婆房里青板了面孔斥:“你还算人吗? 众生(畜生)勿及!”

静怡躺在床上哆啉:“奶娘讲伊奶水多来出湿衣裳,才叫伊……”

“你戳瞎老眼勿看见孙子饿得皮包骨头?”

“咯(这)小囡生出来就瘦。”

孙梅听得浑身发抖,文远怕让人听见沸沸扬扬,硬劲把她拉到自己房里竭力相劝。孙梅哭了一阵辞去奶娘,当夜抱着儿子去了娘家。后来她经常对德彰讲:“算你命大,要是再晏(晚)半个月转来,又勿当机立断让你隔奶,早就晓得(没有)小性命了。”

四年后德彰说动比他大十五个月的阿哥德纲从南堡镇跑到北堡镇兜了趟风,他们吃了阿爹一顿屁股,却受到老宅上宏好公的连连夸奖:“咯两个小囡真勿简单,是块料作(材料)。”

那天早饭后德彰问阿哥:“吾俚(我们)跑得到北堡镇吗?”

德纲想了想点点头晃(脑袋),马上又摇摇头晃。德彰便说沿着马路一直朝北,过第七条桥就是书远堂了。德纲扳着指数了一阵,说是第八条桥。两人各执己见各不买账,德彰便对阿哥说:

“那就一条一条数过去,反正今朝礼拜天。”

“能远(这么远)路跑勿动的。”

“跑勿动就爽(歇)一爽,阿爹讲咯段路跑跑个把钟头(一小时左右)。”德纲却皱起眉头,“大人寻勿着要急坏的。”

“伊特(他们)今朝吃喜酒,吃过夜饭才转来(回来)。”

“那就凑(乘)早,亲婆屋里吃好点心(中饭)就转来。”

德纲揪着德彰的小手上路了,弟弟喜欢穿马路,老师讲这是最危

险的。兄弟俩蹦蹦跳跳地过了富安桥，兴高采烈地来到小吊桥，望着前面的万寿桥，德纲喘着粗气问：“要爽爽吗？”

德彰却用力甩着被捏麻的手说：“放开放开，吾勿瞎跑的。”

德纲连忙捏紧了说：“勿让拉就勿去了，犯错误阿爹总是先打吾。”

德彰马乖下来，阿哥勿是讲讲的。跑到大通河桥两人的额角头上都滋出了汗，是担心碰上坏人紧张出来的。德纲把弟弟拉到路边往树根上坐下了说：“出汗容易伤风的，爽爽干再跑。”

德彰仍然站着说：“跑勿动推到伤风上，去晏了吃勿着腌鸭蛋叫你赔。”亲婆腌的鸭蛋好吃透了，筷子一戳直冒黄油。

德纲向弟弟认真地辩解：“咯是老师告诉的。”

德彰马上不出声了，老师的说话不好还价。他挨德纲坐下来，甩着小手怨：“现在好松手啦，手指头都发麻了。”

德纲便松了手瞅着远去的马路担心：“咯条路到勿到北堡镇呀？”

德彰一听也紧张起来，跑到一个锄青草老人家面前问：“老好婆咯条路到北堡镇吗？”

“到，一直朝北仨四里路。”老好婆锄掉几棵青草直起腰来，一看是个毛五岁的小小囡，不禁惊歪了头问：“就你一介头（一个人）？”

德彰指指德纲答：“还有阿哥。”

“到北堡镇哪里呀？”老好婆抽出老蓝布揩面布往树皮般的面孔上揩着汗问。听说去书远堂，便把揩面布塞回胸襟里说：“大户人家勿许小倌（小孩）瞎跑的，毫少（快点）回转当心生活（责打）着身。”

德彰便去拉了德纲说：“快点跑吧当心生活着身。”

急兜兜跑到堡兴桥，记忆一下子清晰了！德彰指着桥北说：“亲婆住在街面上，吾俚（我们）跑街路新鲜。”

德纲却摇着头说：“街上从来呒跑过，马路保险。”

兄弟俩顿时碰僵了，可是德纲力气大，硬拉着德彰跑马路。跑到第八条桥时，两人一齐叫起来：“木行桥木行桥！亲婆屋里到了！”兄弟俩得意极了，这股得意在熟门熟路地穿过小菜场跨进书远堂走过五进四场心引得宅上人一片惊诧时膨胀到极点！

静怡听见兄弟俩亲亲热热地叫进来吓了一跳！等到搓着胸口盘问清楚，一把拉长了德彰的耳朵斥：“脚指头大就野成咯样，长大了还勿拆天拆地？！”

静怡在饭镬里煮了四只咸鸭蛋炖了一碗糟黄花郎（黄鱼），又烧了一碗小白虾滚豆腐，等两个孙子吃好就叫他们回转。兄弟俩跑了半天还没跟宅上的同年般辈白相（玩）一息，连喊勿高（不高兴）。静怡便说偷跑出来转去晏了肯定惹打，见兄弟俩不再出声便拿出一张两块头交给一个跑来凑闹热的瘦老头说：“乾弟帮吾领出去叫辆小车子（独轮车），喊伊（车夫）推快点。”

一跟亲婆说过再见德纲又揪牢了德彰的手，老师说不好随便跟陌生人走的，他担心这个邋里邋遢（脏）的瘦老头子会不会把他们卖到湖南去。

德彰却仰着脑袋打量这个被亲婆叫作乾弟的人。他上身一件老蓝布对襟衫，下身一条芦扉花布垫腰裤，脚上一双露出脚指头的黑圆口鞋子，怪里怪气惹人好笑。瘦老头看他定挂挂地瞅着自己，便拍拍他后脑说：“看吾好笑是勿是呀？叫吾乾好公呢。”

在乾好公跟车夫还价钱时德彰真的看出他好笑来了。他三只指头捏着那张两块头说小人分量轻最多一块五，车夫吃准他代人跑腿想揩五角油水便咬定两块。这时横浜里（旁边）冒出个车夫说你受人之托干脆送佛送到西天，把小囡送到大人手里至少好拿一块赏钱，我多推你一个也收两块。乾好公冲他看了一眼，竟真的往小车子上一坐叫兄弟俩去另一边坐好，然后催车夫快推。

德彰却冲车夫问：“街路通堡兴桥吗？”见车夫点头便说那走街路。车夫却只管往马路上推，嘴里说“街路勿平懂（颠）痛屁股”。

德彰无奈地朝德纲膘去一眼得意：“听见啦？是通的。”

可是这次得意一到南堡镇就变成了鼻涕眼泪。外婆等到十二点钟不见兄弟俩转来吃饭，寻了一圈又影迹全无，急得追到厂里问清结婚人家的住处摸过去把丫头女婿叫了转来。兄弟俩先是各挨了孙梅一个巴掌，等到骑了车子寻他们的文远回来，拿起市尺就往德纲的屁股上打了五下。德纲先是咬紧牙关，第三板实在熬不过了，直叫得德

彰心惊肉跳。轮上他时,不等市尺着身就爷娘皇天地叫了起来。

乾好公便在一边劝:“伊是弟弟少打两板。”

文远就真的只打了三下。德纲呜咽着抗议说:“是伊叫吾跑的,反……反而少……少打?”

文远冲他斥:“伊是弟弟你是阿哥。”

德纲一听大哭起来,德彰便厥起屁股对文远说:“阿爹再打两记,否则阿哥勿擦(睬)吾了。”

文远愣了一愣举起市尺又打了两下,这两下明显轻了好多。

文远留乾好公吃了晚饭拿出两张一块头叫他雇辆小车子回转,后来乾好公告诉德彰,他那天没坐车子,跑一个钟头赚两块洋钿合(读:革)算!

搬到老宅

1960年5月,德彰爷娘要调到县城总厂工作,让外婆带兄妹三个搬到书远堂去。搬家前德彰的心里充满了留恋,那座天天都要几个来回的富安桥,那个离家一里多的灰沙庙,还有好多好多的人和事,直在眼睛前头晃。

富安桥多闹猛啊!天天早中晚三段辰光都有勿勿少少的男女老少,大人小人的呼应声,小车子的吱呀声,鸡鸭众生(畜生)的嘶叫声满耳朵管钻。时不时还蹦出一两句被人撞踏后的斥骂声,是冲那些人淘漈里(人群里)钻来窜去的小囡斥的,也有冲那些乘人多吃女人豆腐的骚男人骂的。

富安桥也是富安纱厂老板造的,毛三米宽廿几米长,当中一块米把阔的大铁板能吊竖起来。每当扯着船篷的纱船过来,那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便从桥东头的看桥屋里来到大铁板前,从从容容地戴上手套“吱悠吱悠”地摇起铁轱辘来。随着钢丝绳的一眼眼绷紧,大铁板便一眼眼竖起。而每当帆船在饭当里经过,小老头的身上就总有股酒香,铁轱辘就摇得欠了点节奏,大铁板就起得有点一跳一跳。

小老头总在帆船离桥十几米远就把铁板吊直了,这时他也成了看客,看两个小撑(船工)爬过高高的棉纱包来到船头,各拿一根篙子一左一右地保护船身不碰上桥墩。有时船老大生活粗了,船头直往桥墩撞去,吓得女人小人纷纷乱叫。小撑却勿慌勿乱,利索地把六七米长的毛竹篙子插进河底徐徐发力,等到人、篙跟船面斜成十几度角,船头就回到了安全的航道,桥上发出片喝彩。

还有这灰沙庙更是永远忘不掉!大冬天那条随路通往庙里的河面上总是结着青骨棱棱的冰,足有半尺厚。孩子们老清早从河面上大呼小叫地聚向庙去,庙前那个大池塘是个天然的溜冰场。不时有

人滑倒了，四脚朝天地滑出老老远，场上便发出一阵哄笑来。有时候直连撞倒好几个，仍然只有欢笑没有斥骂。

池塘上人全都一脚钉鞋（鞋底钉有铁钉鞋面浸过桐油的防滑雨鞋）一脚棉鞋，这是德彰发明的行头。

一天德彰棉鞋坏了，便拦着黄牛就是马穿了外婆的一双钉鞋。他一下河就连滑了几跤，气得用力把左脚的钉鞋甩出老远，不料右脚猛一朝前又是一跤。德彰一个激灵爬起来用左脚蹬了一下，右脚朝前滑出米把（一米左右）！加大力气又是一脚，速度距离更快更大！用足力气猛蹬一脚，竟然滑出五尺开外，要不是跌倒还能更远！德彰欣喜地又蹬了一阵，便能伸开双臂昂首挺胸地在河面上滑遛了！

这天德彰出足风头，第二天早晨池塘里一律这副行头，钉鞋与冰面的摩擦声、男男女女的欢笑声直冲云天。

这么好的地方真舍不得啊！搬场后还能再过来吗？还有读了三年的幼儿园、同学们朝后还能再见吗？德彰的心里直冒酸味，可是外婆把家私杂物都打捆好了，就等电厂的大卡车过来。

电厂的大卡车如期来了，当德彰被阿爹抱进车厢时眼泪一下子喷了出来。他在人群里看见了救过自己的挑羊草姐姐，马上连连朝她招手。

四岁时一个抱黄昏，德彰去水桥上汰手，由于水位低撩水时一不小心就跌进了宅沟，要不是这个挑羊草姐姐听见水响扑过来，自己早就淹死了。

小姐姐缩着鼻涕跑过来了，德彰把自己最宝贝的万花筒丢给她问：“你到底姓黄还是姓王？”可是车子启动听勿清回答，便抹着眼泪在心里说：“小姐姐吾会记好你的，还有富安桥和灰沙庙！”

卡车绕上了石子马路，几分钟就能到北堡镇了，德彰便被书远堂吸去。卡车开勿过木行桥宅上人会来相帮搬么事（东西）吗？轧闹猛小囡多不多呀？里面交得到好朋友吗？

车子稳稳地停了下来，文远叫兄弟俩留在车上当心东西。等到搬最后一批家私时，兄弟俩各抱了一捆衣裳来到宅上。

里场心聚了不少小囡，一个小胖子轻蔑地扫了兄弟俩一眼说：

“原来两个小娘精，剥卵脬打八折(没用)。”

德彰狠狠地扫去一眼，这家伙大头大面高出自己小半个脑袋，靠十岁样子，赤膊俚一条短裤头，一双赤脚黑勿溜秋，肯定是宅上的皮大王。

德彰正想反击有人却冲小胖子斥：“都像你德彪拆天拆地能替书远堂争光吗？”

德彰一看是个比小胖子稍微高一眼的标致姐姐，上身一件玉白色衬衫，下身一条深蓝色裙子，细长条子白白嫩嫩，两条辫子又黑又粗。最让人记得的是两只晶澈莹亮的眼睛，充满了正义充满了威严，彻底把德彪征服了。

德彰感激地朝姐姐点了点脑袋，姐姐却跑过来拉着他的手说：“吾叫德英升三年级了，朝后有人欺你就来寻吾。”她从心底里喜欢这个眉清目秀文文绉绉(文静)清清水水(干净)光光生生(鲜亮)穿吊带西装短裤白衬衫的小弟弟。

一个男小囡一缩鼻涕对德彰说：“伊爷在外头做大官德彪最憾势(怕)伊了。”

德英虎去一眼斥：“爷是爷吾是吾要你多嘴！”

这时来了乾好公，拉着兄弟俩手问：“还记得吾吗？”

“是乾好公。”兄弟俩一齐答。

乾好公便冲大家得意：“听见啦，认得吾呢。”

“乌子(傻子)哈人勿认得呀？”德彪又活泛起来。

乾好公尴尬地指着德彪说：“就你调皮，长你两辈呢。”

“长个屁，寻勿着娘子的一个戇大，塌书远堂台。”

“小德彪讲礼貌！”不等大家笑出声来德英就大声冲德彪喝。德彪动了阵嘴巴收底(最终)没有吐出话来，他确实憾势德英姐姐。

中饭后文远带三兄妹拜见宅上长辈，穿过前埭中堂向左先见辈分最高的三太太。三太太住正屋上手的两间九路头(九根桁料)屋，加上一间毛九平方的朝南灶屋，灶屋后面下房前头一个靠六平方的小天井，天井里一丛有年代的湘妃竹。

听见有人叫进来，下房里迎出了乾好公，原来他是三太太的独养

儿子。三太太端坐在上房的太师椅里，清清瘦瘦八十几岁，穿一件镶边丝绸对襟衫，胸前的绣花已经汰得发毛发白。见三个小囡亲亲热热地朝她鞠躬喊“三太太好”，便笑开了干瘪的嘴巴吩咐乾好公快点行赏。

乾好公去抽屉里窸窣了一阵给兄弟俩一人一只玉石图章说：“转去放放好，咯图章好几百年值钞票的。”边说边往德珍的头发里插了枝玉钗。

德彰举眼打量了一下，房间里一张大床一张台子两只大橱三只书橱，还有好多花架茶几太师椅等家具，古色古香的，书橱里摆着好多瓷器。

跨出三太太户槛，文远说：“乾好公祖上喜欢收藏，到他阿爹时更加痴迷，卖光了地皮收藏古董，没想因祸得福土改时评了市贫。”德彰勿晓得哈（什么）叫土改哈叫市贫，只晓得古董肯定值钱。

说话间进了对门屋里，德彰一眼看见了德英姐姐，马上亲热地叫了一声。德英连忙拿揩凳布揩着椿凳冲上房喊：“公公文远叔叔带弟弟来了。”

房里便很有腔调地应：“文远里厢（房里）坐。”

兄妹三个跟着阿爹进了上房，一个白发银须穿一通玉白布衣裳的老头拿着一卷线装书坐在太师椅里，长长的寿眉下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十分沉稳。床上一个女老人家正在午睡，欠欠头讲了声“文远你坐吾勿起身了”，便向里一侧继续困觉。

“鼎宏叔打扰了。”文远往一张方凳上坐下了说。

“看看闲书解解厌气，你又出息啦？”

“勿好跟文盛阿哥比的。”文远一边客气一边冲三兄妹吩咐，“快叫宏好公宏好婆。”三兄妹便一齐规规矩矩地喊了声“宏好公宏好婆好”。

宏好公点点头把德彰拉到身边说：“咯小囡是块料作（材料），下点本钿（本钱）好好培养。”

“鼎宏叔过奖了，勿好跟德英比的，朝后有劳多多调教。”

宏好公摸着德彰的头说：“只管过来，好好为书远堂争气。”

德纲不禁撅起了小嘴，宏好公只睬弟弟不睬自己真是偏心！德彰却只管打量屋里：拔步暖床的外半部左边是衣食抽台右边是马桶箱子，一张大腰花橱快要碰到屋顶了，四架书橱十分高大，摆满了盒子书和线装书，夹着几本又大又厚的新式书。

看阿爹和宏好公讲得起劲，德彰拉了德英来到灶间指指关着的下房门问：“你困咯间吗？”

德英指指朝北屋山墙上的合扇头门说：“吾困咯间下房关吾姆妈被姑姑害痴了。”

“你隔壁住哈人呀？”

“住吾叔叔，蛮好当大学老师弄个右派退转来了。”

德彰正要继续发问见阿爹从上房出来，便对德英说：“姐姐吾喜欢你，一看见就喜欢。”

“吾也一样，公公叫你只管过来记好啦？”

出了德英家文远说，宏好公是学问人，大儿子在外面做副市长。德彰接口说下房关着伊（他）新妇（媳妇），被伊姊妹害痴的。文远马上关照说：“祸从口出少说为佳。”

说话间到了德英叔叔家，文远在门口朗声喊：“文武弟弟在家吗？”

房里似乎应了一声，过一息出来一个蓬头赤膊的中年汉子。三兄妹便一齐喊：“文武叔叔好。”

文武连连摇着头说：“惭愧惭愧叔叔不好。”

文远马上劝：“早晏会还你公道的。”

“所以吾勿丢业务。”

“要是菜园里做勿动叫文盛阿哥寻份省力生活（工作）。 ”

“阿哥倒是讲过几趟，可吾勿想惹伊麻烦，枪林弹雨里钻过来勿轻容易。”

“当心好身体，好人自有好报的，吾带小囡再见见长辈。”

对面三间朝南屋是鼎贞好婆的，她在中学里当老师，因为没结婚平常住在学校里，寒暑假带学生子住过来补功课。

文远带三兄妹去北宅上正屋南边的平好婆家，平好婆男人死得